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庚巳編 第三卷

○西山狐 范益者，精於脈藥，仕元，至正間為大都醫官，年七十矣。嘗有老嫗詣其門曰：「家有二女屬病，欲請公往治之。」問其家所在，曰：「西山。」益憚途遠，以老辭，曰：「必不得已，可攜來就診耳。」嫗去良久，攜女至，皆少艾。益診之愕然，曰：「何以俱非人脈，必異類也。」因謂嫗：「爾無隱，當實告我。」嫗惶恐跪訴曰：「妾實非人，乃西山老狐也。知公神術，能生吾女，故來投懇。今已覺露，幸仁者憐而容之。」益曰：「濟物吾心也，固不爾拒。然此禁城中帝王所在，萬神訶護，爾丑類何得至此？」嫗曰：「真天子自在濠州，城隍社令皆移守於彼，此間空虛，故吾輩不妨出入耳。」益異其言，授以藥，嫗及二女拜謝而去。是時高皇帝龍潛准右雲。益，吾鄉劉原博先生之外祖也。劉之祖能道其事。

○程學士降筆

弘治己未，篁墩程先生主考會試，以言者去國，未幾發背卒。是年京師有雪夜祈仙者，先生至，降筆云：「夜借東坡游，聞有請仙者，予亦謫仙之流也，事之不偶，殆有甚焉者，詩以紀之。」因書一絕云：「江山何日許重來，白骨青林事可哀。吾黨莫憐清夢遠，海東東去是蓬萊。」又二律云：「紫閣勛名近已休，文章空自壓儒流。孤舟敢許懸天日，浩氣還應射鬥牛。蘇子蟄鬆遭眾謗，杜陵荒草喚窮愁。乾坤不盡江流意，回首青山一故丘。」「斯文今古一堪哀，吾道真傳已作灰。鴻雁未高羅網合，麒麟偶見信時猜。迅雷不起金滕策，紫電誰知武庫才。此氣那同芳草合，渾淪來往共盈虧。」讀者悲之，玩其氣格，蓋彷彿先生平昔雲。

○蔣生

蔣生者，名煥，吳人也，少年美姿容，而性質溫雅。弘治辛酉，以縣學生領鄉薦，會試北上，道出臨清，日暮憩止道旁民家，愛其門戶瀟灑。延佇移時，堂中有女郎，映方窗，悄悄獨立，暗生風儀，注目情動，呼青衣邀入中堂。女郎更衣出拜，韶顏稚齒，殆若天仙，生一見為之心醉。逡巡設酒餼，延坐，談謔稍狎，抵夜同入小閣，遂偕繾綣。時其父適以他往，經三日歸，為家人所白，翁聞之怒甚，將報焉。既而沉思久之，顧生曰：「汝良家子，俊士也，吾一女素鍾愛，今一旦至此，已無可奈何。雖甘心於子，不足贖吾恥，顧吾女猶未有家，子能為吾婿乎？不則吾將執汝送縣官矣。」生唯唯從命，遂偕伉儷，留連越旬。俄迫試期，遂辭行登途，臨別相顧，淒斷兩泣，升車而去。抵京入試，下第，還到翁家。翁哭而迎曰：「自子行邁，吾女朝夕悲思，因而成疾，今死矣。」引示以女襯，生潸然泣下，仆地欲絕，是夕設祭號慟。辭翁登舟，女已先在矣。從此舟行月餘，常覺其在旁，抵家已復在室中。自是動息不離，至啜茶亦於杯中見之。生迷罔憔悴，遂成瘵疾。家人研問，始具述其事。疾益甚，乃徙城中寓所，女復隨至，不久竟死，時年二十有三而已。予姊之夫於生有親，能道其事。

○盛氏怪

郡醫官盛早被檄攝獄事，有數囚死，不以理，壬申夏四月，盛罷攝，攜獄中刑具數事歸家，囚憑而為厲。初有犬自外銜一死狐而入，置之地，狐忽躍起，犬亦人立與之相搏。家人擊逐之，即不見。從此妖變百出：器案互相擊撞，牀席自移，嘗覺有青衣女兒在室，忽鑽於榻下，查不可尋。一男子著單衣住來廡間，俄變成大豬，瞥然遂滅。諸婦嘗夜坐，見窗外立異物如人，長丈許，皆奔避。慣人，舉手撼燈，其影蔽一室。端午日，有醫生餽豬頭，置肉机上，連作聲長鳴，剖為四懸之，鳴如故。又有餽齋饅頭者，方持之，內有聲如鬼。如此數月，多方禳之无效。為徙居城中，乃稍稍止。後盛三男相繼夭，家人亦皆患病。死喪狼藉，久而泊安。

○人為牛

蘇城大鹿巷唐豆腐家，以磨面為生。其子婦陸氏有弟，死四年矣。唐之季子嘗晝假寐，夢陸子來語之曰：「予不幸死，被罰為牛，今賣於君家。君以親故，幸善遇我，視眼上有白翳者，乃我也。」驚覺，問之其家傭工，兩日前正買二牛，一小者目果有白翳。後賣者來，說此牛適四歲矣。陸子平日與唐交易，負其直，不時輸，嘗誓云：「我若欠錢，應作畜生償汝。」至是人以為果報雲。

又嘉定富人王全者，嘗夢其亡父曰：「吾生時欠江陰某甲錢，今托生其家為牛以償，且滿矣。爾往贖吾歸，諸牛惟吾身白，善記之，慎無論價。」全尋到其家，視欄內果有一白牛，求市之，其家惜此牛健而善運，不許，倍價乃得載歸。覆以帷幙，擇芻豆精好者飼之，數歲死。

○袁尚寶

鄞人袁尚寶忠徹，得其父太常珙之傳，以相術妙天下。嘗道吾蘇，過閭門沈氏。沈一子方週歲，抱之求觀，尚寶笑且撫其首曰：「切頭，切頭。」更無他言，沈以為戲弄耳。其子長，名洪，凶很不肖，竟坐重辟，是歲錄囚，止此一人。吳諺至今有「沈洪出閭門獨殺」之語。又嘗入南濠徐生藥家，生子適三日，方浴而啼，尚寶及堂聞其聲曰：「是一強盜耳。」徐聞而怒，幾欲捶之。子後亦以探丸論死。古有視熊狀而知滅族，聞豺聲而識喪宗者，袁術視之，殆不多讓也。

○還金童子

袁尚寶忠徹居鄉時，其友人家一童子，姿貌韶秀，且性機警，尚寶相之，以為不利於主，使逐焉。友雖素神其術，然意不忍也，數言之，不得已而聽之。童竟去，無所歸，往來寄食於人。一夕宿古廟中，久不寐，見牆角一破衲中裹黃白約數百兩，欲取之，忽自歎曰：「我以命薄不得主意，橫被遺逐。今更掩有此物，則是不義，天益不容矣，當守之以待失主。」至旦，遂住廟中不去。已而聞哭聲，見一婦人掩涕而來，四顧彷徨，問之，答曰：「吾夫，軍也，以事係獄應死，指揮某者當治之。妾賣家產及假貸，通得金銀若干，將以獻彼，因裹著破衲中，挈之過廟少憩，不覺遺下，今追尋無得，吾夫分死矣！童歷問其錠數多少，皆合，即舉以還之。婦感激，欲分以謝，不受，遂攜去，夫因得釋。念童之德，遍以語人。指揮者聞而異焉，令人訪致之，育於家，年老無子，悅其美慧，遂子之。又數年致仕。此子遂襲職，歸而告拜故主，主歎曰：「袁君之術，乃疏如此乎！」留之遲袁至，使仍故服捧茶而出，袁見之，驚起曰：「此故某人耶？何以至是。」主謬雲逐出無歸，今又來矣。袁笑曰：「君無戲我，今非君僕矣，三品一武官也，形神頓異疇昔，豈嘗有善事以致茲乎！」此子為備述前故，友乃歎袁術之神焉。

○戶婚親中司

蘇州府學生吳照，儀質瑰偉，音吐洪亮，嘗夜夢馱卒捧一牌，其上署朱字數行，跪於前曰：「奉命請相公作戶婚親中司官，願速行。」照夢中不暇詳問，覺而惡之，他日遊水仙廟，偶憶前夢，問道士：「道書中有所謂戶婚親中司者乎？」對曰：「有之，在某書中。」照聞之益不樂，居無何感疾，疾革，發言如對下人有所處分者，竟死。疑其遂赴此職也。

○古銅鴨盆

門村朱常家之右室，舊蓄一古銅盆，中有鴨形隱然，初亦不以為異。他日，有農墾土田間，獲一銅鴨，農不識，賤價售於朱，以合盆影，不差毫髮，注水盆中，鴨輒自浮而浴，遂以為奇寶。後其家被焚，遂付煨燼。

○侍女峰

裡中醫師朱璣作池島，買石西山。掘地，有峰臥土中，工運斲而斷焉。植而觀之，其首若婦人鬢，兩肩以下若袖之垂腰，左右小支若飄帶然，儼一圖畫中侍女凝立也。扣之，聲清越如玉磬，惜其已斷，徒歎咤置之。

○蛇癩

嘉定有王某者，家頗豐，年四十許，得癩疾。嘗號其家人曰：「我腰間沉重，何不為我解卻？」積數年不癒。他日，王有甥來省視，憐其病態，因請與俱歸，使游行自適。留數日，病如故，甥常使人隨之。一日，王散步後圃，圃中畜鶴一樣，悉奔繞之，爭

啄其腰下。會從者至，麾其鶴去。王懼然汗下，覺病如失，還語甥曰：「吾瘳矣。吾適遭群鶴。一驚，覺腰間頓輕，甚快也。」甥喜，往視後圃，見一蛇大如椽，死竹間，猶帶血。王從是平復，疑其疾是蛇所為。蓋鶴善啄蛇也。

○苟畢元帥

玄妙觀道士郭淵靜，宦族子，道業頗精。飲馬橋居人李旭遭疫，延淵靜建醮。至昏時，淵靜握劍及水盂辟除於旭寢所。既出，旭問其妻曰：「適為何人？」曰：「郭老師也。」旭訝曰：「我適見一人披髮而束額，左縮索，右挈槌，狀如神人，此何也？」妻以為譎語，不省。旭疾頓瘳，詣淵靜具說所見，淵靜曰：「吾心將雷霆苟畢元帥也。」旭乃悟，為扣頭謝。

○顧鎮

正德辛未夏，疫癘盛行。葑門瓊姬墩西居民顧鎮家，老幼皆染疾，因祈於神，誓合家茹素以禳災。適巡撫開倉賑濟，鎮入城關領米，偶忘其誓，於肆中買魚三尾，酒一壺，飲啖畢，附舟而歸，不以語家人也。是日感疾，不食頃而終。家人見三小鱗鮒蟄其背，及殮，又見三魚躍入棺中，索之則不復有矣。問之同人入城者，乃知鎮前所食正此物也，神蓋以示警雲。

○王樂

葑門人王樂，以辛未冬至日詣玄妙觀高真殿燒香，途中見漁者持一鱉甚肥大，樂素所嗜，令從者買之，先歸烹炮。既入廟，一念在是，殊不誠恪。歸而食罷，至暮，其陰側忽腫一塊，痛不可忍，數日幾死，醫禱百方不效。延巫者周道虎附乩召將，判云：「溫元帥下報壇。申時玄天親降東南方，黑云為驗。」至時，黑雲起於巽偶，隱隱見披髮仗劍者立雲際，滿堂中檀麝香氣氤氳。須臾，乩大發，入樂寢所，判令其妻掖病者以湯洗腫處，腫破出一骨，首尾形狀宛如一鱉，創合而愈。自是其家奉真武甚虔恪。

○豬犬生兒

王申春，長洲陽城湖旁民家母豬產一雛，豬頭而人手足。十二月十六日，嘉定二十二都民家犬生一兒，形狀皆人，但足根短，背微有毛。或以人與畜交而生，理或然也。

○梓潼神

陳僖敏公鑑父孟玉，為人願慤，鄉閭稱善士。嘗出行登廁，見鍋底飯一塊在廁旁，拾取於水中滌而食之，其平居不欲暴殄率如此。是夜，夢神人告之曰：「翁好善如此，當獲福報。吾梓潼神也，將降生以大而門。吾在胥門（今）香橋人家樓上，其家不知奉事，翁今速往迎歸爾。」既覺，語其妻，則妻夢亦如之。即訪至其家，主婦出，延之登樓，壁掛神像塵埃脫落，因乞以歸，加裝飾，奉事甚虔。未幾有妊，生僖敏，仕至太子太保、左都御史，累贈翁如其官，母為一品夫人云。以予觀之，如僖敏公之碩德偉度，功在西土，民皆屍而祝之，為一時為臣，殆所謂其生有自來者耶。

○婦人生須

弘治末，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髭，長三寸餘，見於邸報，予裡人卓四者，往年商於鄭陽，見人家一婦美色，頰下生須三縷，約數十莖，長可數寸，人目為三須娘雲。

○黑眚

王申歲，北方順德、涿州、河間有物青赤色黑，或如犬，或如貓。其行如風，夜空中飛下，或爪人面額，或齧人手足，逐之不見蹤跡，蓋黑眚類也。

○火災

三月，山東秦始皇廟鐘鼓，夜無故自鳴。火起桑上，被燔而枝葉無損，廟宇蕩毀，而神像在火中都不焦灼。是月，江西餘乾之仙居寨，夜大雷電，西北風，有流火如箭墜旗竿上，如燈籠光照四野。戍卒或撼其旗，火直飛上竿首，卒因發炮衝之，其火四散，闔寨槍首皆有光如星，須臾而滅。五月，廣西方春北寨各槍上亦有光，並邸報雲。